新基督教右翼的复兴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史泽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进入复兴期以来，美国新基督教右翼（NCR)的政治活动能力有了大幅提高，与共和党领导层之间的政治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受他们的影响，美国外交中的“道德”因素越来越突出。尤其是 9·11事件发生后，他们对外交问题的关注度骤增，成为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不过，由于外交理念和行动的独特性，NCR对今后美国外交的影响仍将主要停留在战术层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也是如此。

[关键词] 冷战后；新基督教右翼复兴；美国外交；美中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7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8）02-0025-07

新基督教右翼（New Christian Right,以下简称 NCR)是 20世纪 70年代末兴起于美国的一股宗教右翼力量，主要支持者为收入中低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力量扩张表现为福音会信教人数的膨胀、具有“议题政治”功能的独立宗教团体的建立和其它宗教或教派中的保守势力对福音派教义认同度的增加等。NCR选民约占美国选民总数的 1/4弱。[1]不过，由于大多数 NCR选民都在政治上倾向于共和党，因此 NCR已成为该党的主要票源之一。据统计，2004年 NCR选民大约占共和党支持者总数的 1/3。[2]由于这些选民具有独特的宗教信仰、强烈的政治倾向和相对完备的组织体系，他们已经成为共和党乃至整个美国社会走向“宗教保守化”的主要推动者。90年代以来，冷战的结束使美国获得了对外意识形态扩张的良好机遇，共和党的掌权增强了 NCR在整个美国政治决策系统中的发言权，9·11事件的发生则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外充当“救世主”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于是，在过去的十余年间，NCR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逐渐走强。就美国对华政策而言，宗教因素的分量也在增加。

一、NCR复兴对美国政治系统的冲击

NCR的初兴期为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80年代后期，当时最主要的政治成果是使里根连任两届总统。不过，在里根第二任期后期，由于缺乏强力政治领袖的引导、宗教团体内腐败现象频出、基层选民的政治参与度较低等负面因素的掣肘，NCR四分五裂，丧失了政治凝聚力和活力。在 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NCR中的一些人支持老布什，一些人在推出独立候选人失败后依旧拒绝支持老布什，另外一些人则把目光转向了克林顿和民主党。NCR的复兴出现在 1994年共和党重掌国会之前，这一进程至今仍在继续。在复兴期，NCR基层选民不仅在规模上超过了 80年代，而且在政治行动能力和对共和党的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忠诚度方面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与初兴期相比，复兴期 NCR的政治成熟化主要表现在：

首先，NCR内部的宗派倾轧现象有所削弱，政治理念的聚合取得初步成功。

尽管绝大多数 NCR都把信福音和传福音看作毕生的义务和责任，但他们实际上又因为一些具体信仰的差异而分属不同的宗派，如基本要义派、新福音派、五旬节派、灵恩派和无宗派福音派等。在初兴期，几乎所有的独立宗教团体都是在其中某一两个宗派的单独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政治实践中，这种宗教信仰的差异最终表现为独立宗教团体的政治目标过于具体和不同团体之间缺乏包容性两个方面。这也成为困扰当时 NCR的主要问题。在复兴期，NCR在政治理念整合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其标志是不分宗派的“基督教联盟”在 90年代一举成为最大的 NCR基层组织，唯一承担 NCR全国性联络和协调职能的“全国福音派协会”的政治指导功能有所加强。[3]而且，多数 NCR独立宗教团体都已抛弃了原有的极端主义“反智”观念和原教旨主义宗派倾向，NCR面对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独立宗教团体的独特性，而是这些团体与宗教自由派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斗争。[4]

其次，政治动员手段进一步现代化，基层选民对政治精英阶层的监督能力增强。

20世纪 70年代末，NCR能够迅速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政治动员方面把计算机技术与共和党保守派首创的“直邮”手段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使原本松散结合的成员变得制度化、纪律化和有组织化。在复兴期，NCR进一步利用计算机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充分利用网络来辨明支持者、筹集资金、发送宣传邮件和进行视频或语音交流。在“电子教会”的帮助下，许多原本属于地区性的独立宗教团体都在地域扩张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例如，在成立后的短短 7年间，“基督教联盟”就发展下级分支机构 1600个及其成员 160万人，活动资金达 2500万美元。[5]而且，为了便于基层选民对当选的国会议员进行监督和吸引更多选民的支持，一些独立宗教团体还在 90年代首创了“记分卡制度”。他们在一些卡片上详细列出议员们在诸如堕胎、教育政策等问题上曾有过的投票行为和立场，然后将之分发到全国各地的教会手中，供选民在选举投票时作参考。据估计，单是“基督教联盟”在 1996年选举前发放的记分卡数量就达 4500万张。[6](P.70)事实证明，这些记分卡成为戴在共和党政治精英头上的紧箍咒，使他们时刻谨慎行事。

再次，克服宗教排他主义和“蟑螂”心态，增强合作意识和政治活动能力。

在宗教领域，福音会曾经与主流派新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互相视为你死我活的敌手，宗教排他主义几乎是不成文的铁律。但是，随着 NCR在复兴期的扩张，他们发现自己与上述两个教派内的保守势力之间的共同语言正在增多，尤其是在“支持家庭”等核心议题上。于是，一些 NCR精英开始重新思考教派合作问题，将政治动员对象扩展至白人福音派新教徒之外。例如，在他们的努力下，1992～2006年间天主教保守派教徒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从 35%上升到 54%。[7](P.455-460)在政治领域，初兴期的 NCR曾被称作共和党内的“蟑螂”，因为这些“外来的好事者”与党内权势集团之间的不同非常明显，有时会突然站出来攻击自己人。[8]复兴期汲取失败教训的 NCR在很大程度上改正了这一不足，表现为他们在竞选策略上的“迂回路线”和政治合作中的务实态度。例如，许多 NCR候选人都被提醒在竞选中隐匿宗教动机，并把“权利”、“平等”和“机会”等一些自由派语言套用到自己的政策主张上。NCR精英向共和党保守派主流寻求合作的意识也进一步增强，多数精英都开始注意“服从大局”和“突出自己”之间的平衡。[9]

最后，在处理与政治领袖的关系方面的“成熟化”。

在初兴期，虽然 NCR为共和党贡献了相当多的选票，但他们的政治诉求却没有得到里根政府的真正重视。而在复兴期，经验老到的 NCR精英加强了对布什的“教育”。例如，他们经常劝布什不但要“向前看”，还得“向后看”，得看看谁把他送上了总统宝座。2004年，布什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将不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再就反同性恋问题上向参议院施压。事后，愤怒之余的 NCR“家庭研究委员会”领导人加里·鲍尔向 125 000名政治积极分子发送了这条消息；NCR“阿林顿集团”则马上给布什的政治教父卡尔·罗弗发送了一封由各大独立宗教团体领导人签名的私人信件，称总统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可能导致他们撤销对共和党的支持。信件曝光以后，白宫马上表示这一问题依然是政府优先考虑的事项。[10] 有人曾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里根和布什对待 NCR的不同态度：对 NCR而言，作为一个随和的再婚者，里根就像房子外面的扶壁；作为一个福音派新教徒，布什则像屋子里面的顶梁。[11]

总而言之，复兴期的 NCR已经不再是一味脱离主流的极端分子，他们已经将自己深深嵌入共和党政治联盟，成为保守派权势集团的重要成员。例如，据 2004年大选前 NCR组织发放的记分卡，共和党参议员的保守度得分在 90分以上（满分为 100分）的有 40位，众议员也有 136位。[12] 而且，随着冷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这些狂热的传教士们并没有把目标局限于国内社会政策领域，而是开始更多地关注国际问题。

二、NCR外交理念和复兴期外交行动

就世界观而言，对上帝顶礼膜拜的 NCR只接受通过《圣经》传递的神的默示，排斥除此之外的任何信仰。他们相信《圣经》的记述没有错误，人皆有罪性；耶稣基督为童贞女所生，是代人受罪的神灵；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耶稣基督会复活并再次降临人世，与邪恶势力进行最后决战；“因信称义”的教徒会在世界末日得到拯救。为了成为受拯救者，作为教徒的个人必须真心信仰耶稣基督，必须按照上帝预言的启示，把福音传遍世界，令世界转向耶稣基督。同时，身处现实美国社会中 NCR又认为，美国是被上帝挑选来为世界带来美善的工具。但是，美国正处于惊人的道德堕落之中，若不阻止这种堕落，它将会衰落，无神论者、异教徒或假基督等“邪恶势力”将实现对整个世界的独裁统治。

NCR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知识水平较低的劳工阶层，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和学识来深入考虑国际秩序的构建问题，他们对身边事情的关注远远大于对国外世界的关心。至于那些独立宗教团体的领导人，原本也并非职业政客，而多为教堂的神职人员，其政治公信力主要来自于当基层选民向某些社会道德问题发起挑战时充当领袖角色。除此之外，他们的政治见地和影响力会大打折扣。由于这些特点，NCR也经常被称作社会保守派，而不是外交保守派。然而，身为共和党权势集团的一员，NCR又不可避免地经常触及外交议题。对神学教条的盲目崇拜，使他们形成了一种“道德”至上的外交观念。

首先，NCR相信世界上存在绝对的善，也存在绝对的恶，上帝是至善的代表，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使者，追求个人救赎的福音派选民应该帮助耶稣基督弘扬善。因此，将福音传遍世界是 NCR的天然价值取向。出于个人救赎和“扬善”的双重动机，NCR非常认可个人通过扶危救困行动传播福音的行为。而且，在他们的眼中，传福音不应该是有国界的。由此，在外交领域，人们会经常看到福音派信徒或有福音派教会背景的 NGO在世界各地赈灾扶贫活动中的身影。

其次，由于确信真理具有绝对性和普世性，NCR肯定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一致性，认为在国内做什么就应该在国外做什么，国会和行政当局应该制定一些可以推而广之的国内政策议程。而且，由于 NCR认为美国国内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利用基督教—犹太教传统价值观重振社会道德，所以他们不反对赋予美国外交以道德含义，甚至积极支持。

再次，深信《圣经》预言的 NCR认为，尽管通过和平的传福音活动可以使上帝之光照得更远，但这不足以改变“末日之战”的暴力战争本性。况且，强大的武力和军备也是保存现世美国的必要手段。因此，他们在对美国社会进行改造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几乎毫无保留地支持一切有利于国家安全的政策措施。在外交领域，他们则相信政策的有效性必须以强大的武力为支撑。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最后，由于担心异教徒的统治对耶稣基督的“复临”造成障碍，NCR不信任一切非基督教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世俗主义国际组织。而且，出于对异教徒势力增长的恐惧，他们对宗教自由、文明冲突等词汇非常敏感，敌视所有“压制宗教自由”的集权国家（在宗教自由问题上，NCR与新保守派有许多共同语言，后者把这一问题看作其鼓吹的民主和人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外，他们最担心以色列的生死存亡，因为在《圣经》预言中，现世以色列国的存在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前提。

以上价值取向直接促成了NCR独特的外交行动模式：首先关注国土安全，其次是机会主义的民主输出，尤其是宗教价值的输出。美国格林伯格—昆兰—罗斯纳研究所对NCR外交观念问题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NCR选民往往比普通选民更重视国家防务建设，赞成为国家安全和宗教利益实施对外干涉，对环境、发展经济等进步国际主义措施则持强烈反对态度。[13] 进入复兴期以来，他们的触角随美国外交的扩张越伸越远。

9·11事件发生以前，NCR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以行动主义“积极破坏”联合国政策议程、促使政府推行反“宗教迫害”措施和积极支持以色列上。主要政治“成果”表现为：1）通过游说美国政府减少或停止拨款，局部破坏或拖延了联合国在人口和生育等方面的一些政策计划；2）通过召开“家庭问题世界代表大会”（the 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创立全球社会保守联盟，联合其他国家的宗教保守势力，共同弘扬传统家庭价值观念。3）与新保守派合作，促使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宗教自由法》，迫使政府就反宗教迫害问题向苏丹、中国、俄罗斯、沙特、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施加压力。4）与一些以色列犹太教会组织合作，促进美以同盟关系等等。

9·11事件的爆发，使NCR迅速将目光集中于中东局势。在新保守派的鼓动下，NCR更加相信文明冲突的真实性。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许多独立宗教团体领导人都把矛头对准了伊斯兰教，“道德多数”的福韦尔把默罕默德称为“恐怖分子”，“关注国际基督教徒”的史蒂文·斯奈德则把这场战争称作基督教徒与反基督教势力之间的“生死对决”。[14] 同时，这些人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宗教布道手段，为战争动员。在宗教狂热心理支配下，NCR很“自觉”地成为布什先发制人战略的帮凶。

随着伊拉克局势的变化，NCR在“破坏”联合国、反“宗教迫害”和扩建全球社会保守联盟等问题上的进程受到妨碍，与以色列关系则再次进入蜜月期。伊拉克重建进程陷入僵局以来，迫于压力的布什逐渐在外交决策方面拉开了与NCR政治精英之间的距离。受挫之后，后者的狂热情绪也逐渐平复，开始重新关注9·11以前曾予以关注的问题。不过，迄今为止，NCR依然是布什政府最忠诚的支持者，对利用布什实现自身外交诉求的期望值依旧很高。[15] 例如，2006年10月，为了号召人们支持布什政府，NCR“关注家庭”领导人詹姆斯·道森竟然向信徒们宣传“反恐战争是一种家庭价值观念”。[16]

总体而言，由于与共和党领导层之间的特殊政治互动关系，复兴后的NCR已经无法将自己置身于外交政策之外。而且，尽管不能经常随心所愿，但他们的确已经拥有了从战术层面影响某些国际问题的能力。正如美国参议员萨姆·布朗贝克所言：“NCR的外交政策议程才刚刚扩大”。[17]

三、NCR复兴与美国对华政策

其实，NCR在国际领域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美国外交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而是整个的进步国际主义思潮。进步国际主义不排斥现代化，不敌视国际合作，愿意在国际制度安排的引导下追求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公平增长。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远远大于NCR所信奉的保守国家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观念。NCR主张救危扶困，但其前提是对方对基督教持“亲善”态度；NCR坚持传统家庭价值观念，憎恨社会道德堕落，但其前提是先为这些观念冠以上帝之名；NCR倡导“宗教自由”，但其目标是让世界上所有人都笃信耶稣基督。这种自私偏颇的美国至上观念，加上不计后果的非理性行动，使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NCR的国际形象和感召力大打折扣。尤其是 9·11事件以后，NCR政治精英的言论及整个 NCR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政治极端主义。在对华政策方面，NCR给人们的总体印象也是如此。就政治立场和宗教意识形态而言，他们从根本上敌视共产主义无神论中国。在 NCR政治精英的怂恿和推动下，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华、制华行动。

首先，在联合国政策议程的推广和实施方面，NCR曾在 1995年猛烈攻击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指责后者过于强调生殖权利和性自由，贬低婚姻和母亲身份，并且暗中支持同性恋。他们同时还指责中国采取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它实质上是以“普世人权”之名行“剥夺未出生婴儿生命”之实。为了达到打击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他们一直在阻挠美国向联合国拨款，因为他们认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是该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在所有 NCR独立宗教团体领导人中，几乎只有“视博恩”（CBN，基督教广播网在华的简称）的创办者、前“基督教联盟”主席帕特·罗伯逊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持“理解”态度。2001年 4月，参加 CNN电视节目的罗伯逊称，中国正在为控制人口爆炸做“不得不做”的事情，由于这种政策是必需的，所以也是应该得到宽恕的。美国不应该对这项政策指手画脚。[18] 然而，罗伯逊的言论立即遭到了来自于 NCR内部的广泛批评，“基督教联盟”在白人福音派新教徒中的支持率也因此一度下滑。[19]

其次，在反“宗教迫害”问题上，多数 NCR领导人都认为中国政府限制宗教自由。他们把民族分裂势力美化成宗教受迫害者，呼吁美国政府在西藏、新疆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20世纪 90年代以来，NCR经常把中国作为首选攻击目标，对中国的宗教政策大加歪曲和丑化。例如，近年来已跃至最大组织的“家庭研究委员会”，把中国称作“全球基督教徒最大的挑衅者”，声称大量的基督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在华都因为信仰而被判入狱。在 NCR新保守派和一些左翼人权组织的共同支持下，有关中国实施“宗教迫害”的内容几乎每次都会被写进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此外，国会 NCR议员代表还经常把该问题同计划生育、武器扩散等问题放在一起鼓吹，以吸引更多反华派的支持。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NCR也指责中国政府不顾当地种族清洗的“事实”，为石油利益支持苏丹独裁政权。

再次，在对华关系中，一些有 NCR背景的非营利性慈善组织在尝试在扶贫救灾行动中与中国合作，但这只是派系林立的 NCR中的一小部分人。例如，旨在“将爱和帮助带给有需要的人们”的“视博恩”，在 1999年与中华慈善总会签署合作协议，开始在中国开展慈善活动。根据协议，“视博恩”将与中方共同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外国企业里进行集资，然后把所得款项用于中国的慈善事业。该组织的行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肯定，2001年到访的罗伯逊也曾受到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接见。[20] 正是因为罗伯逊的这些“实地考察”，才使他有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然而，对于大多数 NCR领导人而言，他们都很少了解中国教会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国的印象猜想多于事实，怀疑多于信任，否定多于肯定。

总体而言，自从 NCR复兴以来，他们的有关言论和行动经常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目前，NCR已经成为阻碍中美教会交流的主要障碍。例如，在他们的支持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一直把中国列为“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2005年 8月，该委员会主席菲利斯·盖尔等曾受中国国家宗教局的邀请组团来华考察宗教自由状况。离华前，代表团对访问和中方的安排表示满意。但在当年年底该委员会的《中国政策报告》中，依旧认定中国“一直在系统地、过分地侵犯宗教人权”，中国“政治开放、公共活动、更大的公民民事权利和个人权利的空间都在缩小”。此举令中国政府“很惊讶”。[21] 近来，该委员会又开始把宗教自由问题与 2008年奥运会问题联系起来，作为攻击中国的新角度。不过，在目前 NCR关注的中美关系议题中，大部分为“低位政治”问题，可能阻碍中美双边互信关系的深入，但不足以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四、NCR外交影响力的特点及前景

与新保守派相比，NCR没有把外交看作一种帝国理念、荣誉和特权，而是把它等同于一种不可推卸的宗教义务和使命。这使得NCR的外交行动充满偏狭和狂热，经常缺乏大局意识，有时与现实脱节甚远。正是这些特点和他们与共和党领导层的特殊关系，使他们成为外交领域不得不防又难以预知的一个角色。

首先，NCR基层选民普遍对外交政策缺乏兴趣和关注，但是一旦有某一突发事件触发了这些“无知者”的神经，他们却会在瞬间爆发出难以驾驭的能量，从而对美国外交决策系统造成冲击。他们围绕9·11事件的反应和行动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同时，对外交事务的无知和强烈的反权力正统倾向，使他们很容易把外交问题作感性化处理和在“圈外”行事。例如，1996年，受全美“全球迫害基督徒”大会召开的影响，“全国福音派协会”曾号召会员支持反迫害行动。其中一些人受到克里斯·罗宾逊牧师的鼓动，亲自实施了一次拯救缅甸境内“受迫害”基督徒的极端行动。他们悄悄携带武器前往缅甸，在那里建立了移动式医院和学校，直至几个月后被缅甸政府军摧毁。

其次，作为议题政治和草根政治的结合物，大部分NCR政治精英都不仅缺乏系统化的外交理念，而且经常为达到某一特殊目的，到处寻找机会，胡乱找人搭伙，有时甚至不择手段。这种机会主义特点增加了他们打乱美国外交既有部署的可能性。例如，2005年8月，罗伯逊在主持“视博恩”“700人俱乐部”节目时，为了显示对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反美言论的不满，竟然声称应该通过暗杀行动除掉这位“强硬的独裁者”。此举不但激化了委美之间的口舌之战，也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22]

最后，NCR政治精英在坚守“宗教诺言”时的固执己见和不择手段，使他们经常难以与共和党内其他利益集团“和平相处”，这在客观上会影响行政当局在相关外交问题上的政策稳定性。例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NCR和新保守派就敦促美国政府以严厉的制裁措施迫使苏丹政府停止“宗教迫害”行为。石油财团则出于对经济利益的关心，认为政府可以帮助苏丹结束内战，却不宜采用经济制裁方式。出于战略考虑的布什最初对NCR采取了敷衍和安抚态度，愤愤不平的NCR则不断向总统施压并游说众议院通过决议，推动对苏丹的制裁。后来，9·11事件的爆发使“反恐”成为核心任务，苏丹问题被移交到联合国，和平协议签署，苏丹成为美国的反恐盟友，NCR的经济孤立战略破产。但是，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不久，NCR又重新活跃起来，促使国会以决议形式认定达尔富尔存在“种族灭绝”行为，并敦促美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逼迫苏丹就范的草案。在可预见的未来，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NCR高压下的美国政府会依然聚焦达尔富尔问题。

[参考文献]

[1] Many Americans Uneasy with Mix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DB/OL].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2006-8-24. http://pewforum.org/publications/surveys/religion-politics-06.pdf

[2] Scott Keeter. Evangelicals and the GOP: An Update[DB/OL].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 2006-10-18. http://pewresearch.org/pubs/78/evangelicals-and-the-gop-an-update

[3] 艾米·谢尔曼(Amy L. Sherman). 小小的奇迹：教会是如何响应福利改革的？[J]. 美国进取杂志(The American Enterprise), 1998(1/2).

[4] Mark J. Rozell, Clyde Wilcox, John C. Green. Religious Constituencies and Support for the Christian Right in the 1990[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98(11).

[5] Bryan F. LeBeau.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New Christian Right[DB/OL]. http://are.as.wvu.edu/lebeau.htm.

[6] William Martin. The Christian Right and American For-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eign Policy[J]. Foreign Policy, 1999(Spring).

[7] Laura R. Olson, John C. Green. The Religion Gap[J].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006(7).

[8] Duane Oldfield. The Evangelical Roots of American Unilateralism: The Christian Right's Influence and How to Counter It[J].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2004(3).

[9] Bryan F. LeBeau.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New Christian Right[DB/OL]. http://are.as.wvu.edu/lebeau3.htm.

[10] Karen Tumulty, Matthew Cooper. Does Bush Owe the Religious Right? [J]. Time Magazine, 2005(2).

[11] GOD and Man in Washington: George Bush is Redefining the Religious Right[J/OL]. Economist, http://www.w3.org/1999/xhtm.

[12] Senate Scatterplot of LCV and Conservative Ratings[J—OL]. cc_senate_2004, http://www.theocracywatch.org/.

[13] Anna Greenberg, Jennifer Berktold. Evangelicals in America[J]. Religion and Ethics Newsweekly, 2004(4).

[14] Martin Durham. 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September 11[J]. Patterns of Prejudice, 2004(2).

[15] Scott Keeter. Will White Evangelicals Desert the GOP? [DB/OL].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 2006—05—02, http://pewresearch.org/pubs/22/will-white-evangelicals-desert-the-gop.

[16] John Green. In Pursuit of Values Voters: Religions Role in the 2006 Election[DB/OL].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2006—10—11. http://pewresearch.org/pubs/77/in-pursuit-of-values-voters-religions-role-in-the-2006-election.

[17] Karen Tumulty, Matthew Cooper. Does Bush Owe the Religious Right? [J]. Time Magazine, 2005(2).

[18] Pat Robertson Condones China's Forced Abortion Policy Angers Right[J]. Church & State, 2001(6).

[19] GOD and Man in Washington: George Bush is redefining the religious right[J/OL]. Economist, http://www.w3.org/1999/xhtm.

[20] 张绍梅. 帕特·罗伯逊越洋而来的慈善心[N]. 北京: 北京青年报, 2001—12—03.

[21]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国基督教协会. 给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一封信[DB/OL]. 2005—12—19. http://www.sara.gov.cn/GB/xwzx/xwfb/234d813-f7cf3-11da-85ee-93180afbbfa.htm.

[22] 张伟. 美主持人威胁暗杀查韦斯, 委内瑞拉担心总统安全[DB/OL]. http://www.xinhua.com, 2005—08—25.

(责任编辑　齐琳)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